瓶花齋集

瓶花齋集卷之八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雜錄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艸間側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汚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猫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

老幼男女皆引鬬以為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
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
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
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
夜酸楚異常俗耳為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睎
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
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
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
兒見晴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鬬故未若

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畧謂蟲生於
草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
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
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
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
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濶者為
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為下蟲病有四一仰
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
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蝇黃錦蓑

衣內鋤頭金宋帶齊脊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脯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鰍魚炙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煑熟栗子黄米飯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虫內熱用荳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脊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虫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蟻虱蟆蠓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鬭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鬭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為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扶其鬚即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鬭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鬭蛛

鬭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為此戲散

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窓閒較勝負為樂蛛多在壁陰及窯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鬬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辮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别蛛子未出者粘窓閒紙上雌蛛見之認為已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為奪已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搖氣愈厲怒爪獰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

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即云某善鬬某不善鬬某與某相當優劣皆如其言其色蟹者為上灰者為次雜色為下名目亦多曰玄席鷹爪玳瑁肚黑張経夜叉頭喜娘小鉄嘴各因其形似以為字飼之以蝇及大蟻凡饑飽喜嗔皆詗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即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時尚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窰器如哥窰董窰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稱尤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

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壁、一瓶可直千錢、敲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獧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貲、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并傳哉

門人　袁州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何須問行與不行此何異斗肚中要計量天地
廣狹長短扎夫三歲孩兒說得此是三歲孩兒
神通也八十歲翁行不得此是八十歲翁衰頽
也于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葛藤耶了事不了事
此在當人但不知兒以何為了若以不疑為了
則梢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
簣又謂梢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
疑則世間寧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為了世
間自有一等決烈男子甘刃若飴者矣可　但謂

之门生死乎且夫怕死者為怕痛也痛可怕死
獨不可怕乎又怕死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
今黑夜獨坐尚可怕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
識乎弟於怕死怕閻羅雖不敢預期然怕痛怕
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徹決不以怕痛怕
黑夜為有礙於道明矣何獨至於死而疑之孔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所謂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
證聖與一切人之為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

我小說載一擔夫為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曰觀公威德與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不自在擔夫乃聳肩疾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自在聖僧具大眼者即時見夫相好具足因合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步擔夫忽念彼從萬劫修來尚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詎爾念未既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因訶之曰爾依前不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頗見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笑

答梅客生

飢急於名飽急於樂口腹急於身體欲不教學何可得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閒而心亦閒可以一意讀書也

又

僕謂丘李二兄之病亞病在識上作活計耳非識不足也長孺解作墨客及游冶兒酉卿歷官甚老成此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謂之無識僕不信也來書云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

甚妙甚妙僕謂官與佁客即佛位也故曰實實
有僕僻作官作客即佛道也故曰實實有道然
官之理無盡佁客蕩乎之理亦無盡格套可㕞
氣習難除非真正英雄不能于此出手所謂日
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草草
承當者哉故曰實實要學如此註解不知可當
溫陵長水不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
人而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
不腐今代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獨不腐宋

時君子腐小人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其他事功之顯赫若于肅愍王文成輩文章之燦爛若北地太倉輩豈曰無才然尚不敢與有宋諸君子敵遑敢望漢唐也徐文長病與人僕不能知獨知其詩為近代高手若開府為文長立傳傳其病與人而僕為叙其詩而傳之為當代增色多矣

又

僕所謂佛即官也即今梅開府客生也今公求免於佛亦將求免為客生耶須知客生無成無免佛亦無成無免所謂即者猶是方便說法不得已之辭辟如有人云大海是水已是戲論而又欲令海求免於水可謂戲而又戲矣

與陳正甫提學

弟别後無他可述所得意事無如南中聚諸快友往返數月所不得意事無如到京不見社中兄弟然畢竟苦不勝樂京師朋友多聞見多雖

山水之樂不及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則十分倍之矣校文之職比之五馬體貌更覺嚴重然職之難稱有甚於守令者庸談陳話千篇一律看之令人悶悶未若審單口詞之明白易省也舊案可黙也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令甲宜遵也而千里之足多出於泛駕之馬故公而服人者百不一見也近日士習尤覺薄惡寛則如慈母之養驕子必且聚黨犯上嚴則學校有體過為摧折恐亦恶傷其類未若百姓之法行而知恩

德行而知畏也汪㕘知會時作何語學問比舊當亦長進否幸示及

答王則之檢討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閒口不得家中之苦在閑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為佛事兩苦相較未知孰優孰劣唯兄自評定

答吴歆之司理

往曾附字諮景升問訊不覺又易春夏矣教官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一揖即稱頌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決句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者又衙齋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剎蔚酒雖貴時亦有見餉者覩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也

答朱虞言司理

不通書問者八九月矣僕非忘尊兄者而疎濶若此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迹決不以書問之疎

豪為交道之重輕也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必
鬱而疾疾而去而後已既求退復不安求退分
放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及計窮橐盡無
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翹
彌甲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然教官比
知縣畢竟心閒無事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
之地也尊兄辭實日茂以事之暇東南佳山水
亦曾留心觀覽否僕離吳門後雖夢金閶亦技
挑而起唯不能忘情而洞庭及硯石支硎諸山

耳兄稍暇亦當飽觀毋作別後之憶

答陶石簣

寄來詩文並佳古勝律律勝文至扇頭七言律尤為奇絕昔白樂天謂元微之近日格律大進當是熟讀吾詩兄或者亦讀僕詩耶徐文長老年詩文幸為𥨊出恐一旦入醋婦酒媼之手二百年雲山便覺冷落此非細事也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于韻而其為文密于持論而踈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

而絶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為决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晩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為巨濤大海至其不為漢唐人葢有能之而不為者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弟比来閒甚時時想像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即筆之於書以補舊記之缺書成可两倍舊作容另黖之

答范光父水部

龍湖憎特書後已五易歳矣弟碌碌無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岸不效不得已為糊口計只乞得

一片寒氊而京㖒烧桂者火玉終不免凍餒其妻子及門之徒原思須彼端木預少弟將何以為策哉雖復久别無可言有取述數語博兄一開口耳

答梅客生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談時執樂亦不减閣中有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方可遊處則有北安門湖水及諸梵刹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郎典察

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段先入意見為主僕遂得遺形縱舌不相妨礙縱彼不甚領略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擧拳躬身閉吻嘿坐時多矣獨貧不能致客覺有不快僕有詩云貧厨非大祭未有肉留賓此紀實也近日聽潘雪松說易甚快僕于易學不甚邃驟聞其說如死天樂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羲文周孔者真震旦國古佛也

孫司李

山陰弟舊時熟遊地彼處風物如蘭亭禹穴者皆古今所豔稱去城不遠獨五洩在諸暨百里外殆越中絕景倘巡察到彼亦當乘暇一遊徐文長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代彼中人士為一板行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弟奭齡皆真實穎秀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賛化名者杜門習靜足不踏城市曾與弟往来山中弟意非欲使兄物色之蓋欲其姓名上達使郡司李知其邦有賢人焉若是焉已矣夫以一郡

之雄而弟所見所聞僅僅數大石壁及一二揩
大則弟之迂腐不切亦略可知矣

蘭澤雲澤兩兄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
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
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閙喧囂之場亦
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
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
畧無停刻良亦苦矣尊兄雖居深山實享天宮

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甕如人樹皮如蟒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間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不顧明矣

答梅客生

經理巡撫缺出生竊謂此事非梅公恐了不得今日見報明公在會推中此事恐當屬公矣近日事體大約如人家方有大盜而其妻妾尚在房中爭席第閣事又如隔壁人告狀而我賣田

兩子為之伸理至於庭盡力竭而猶不止抑亦可笑之甚矣救官美處誠如來札但所云不足者亦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經月不見面往食虎丘黃魚如嚼黃土今食頻婆餅餌不減仙廚寺院雖不閒遠勝於訟庭僧雖無可與語雅於囚徒胥吏蓋人或望尊榮厚實多以為不足若直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

與陶石簣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看西北山色歸来與伯修判斷聲價略定大約諸陵山勢飛動纖秀逼人雖無黃墻碧瓦其山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剎便頹然一岡矣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爲方塘濶澗而砌小渠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山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于龍潭而作於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

景憹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覩西苑薇
木禽鳥及兎兒山等處尤爲奇絶紙盡不及縷
寫容另致之

答欒之律

弟懶僻若是只合坐尊經閣讀書其實讀書亦
不耐唯當枯守山林作一絶學無爲道人而已
兄此時方鋭意經濟聞弟斯言辟如持蘇合之
丸而市蛣蜣之轉豈相入哉去歲湖上會尊大
人及令弟一揖指失之家兄奔走講幄舍弟容

南中金吾宅中盃酒深譚馬上明月頓成往跡人生離合如此言之淚墮分俸過修窮官那得不拜

與李龍湖

小修帖來知翁在棲霞彼中有何人士可與語有生在此甚閒適得一意觀書學中又有廿一史及古名人集可讀窮官不須借書尤是快事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歐公文之佳無論其詩如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

嘗聞自有此一種奇觀但恨今人為先入悪詩所障難不能虛心盡讀耳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真知詩為何物哉

與無念

丘大帖來說公去會稽問麻城人說往江西及

得小修書又云在白下想是近日神通廣大能分身說法不然何傳者之不一也

寄楊息樓

卓叟既到南想公决來接弟謂老卓南中既相宜不必攛掇去湖上也亭州人雖多有相知如弱侯老師者乎山水有如棲霞牛首者乎房舍有如天界報恩者乎一郡巾簪勢不相容老年人豈能堪此願公為此老計長久幸勿造次

答張東阿

讀佳集清新雄麗無一語入近代蹊徑知兄大非隨人脚跟者而邢少卿詩序中亦謂兄直法李唐不從王李入此語甚是僕竊謂王李固不足法法李唐猶王李也唐人妙處正在無法耳如六朝漢魏者唐人既以為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之人雖慕之亦決不肎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兄丈㝠識玄解正以無法法唐者此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故不肖為補足之

答梅客生

麻城令去時僕與不兄屢以長孺爲托不意命薄如此真所謂轉喉觸諱者也江進之之咎不待言僕交遊半天下似此人者識見肝膽真不可多得縱不作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三弟來又添一朋友此近日快心事即近日所得之快友也眷屬初至一少婭病死未免作惡去役匆匆不暇他及

又

與諸大將校射即語也有能勝我者即大可與

言人也明公更欲求何等人作何語哉逝日無他受用但與一輩白頭腐儒杯酒往來覺無絲毫不相入處以此消遣閒日不覺身之為客也卓老久無帖去湖上意似亦果三明春若無他往當騎驢衝寒至矣

又

令公出獵之日正不肖同諸秀才飲酒烹茶之日也雪中無事一味以管城相角每得佳語席上人同聲喝采亦自奇快不知并州兒之樂於

不肖何如也

又

措大持寸管欲與塞上公較樂譬如乞兒持殘羮餘酒矜張五侯之門亦可謂不知量也

答張東阿

細讀諸作真是唐人風格方之錢劉未知孰為優劣近時學士大夫頗諱言詩有言詩者又不肯細玩唐宋人詩強為大聲壯語千篇一律須一二賢者極力挽回始能翻此巢窟拙稿存笥

者今以付木尚未卒業一窮廣文騎驢段長安道上雖極落寞差不廢吟咏耳

與沈伯熙水部

冬間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蟲一出門眉鬚皆凍遠山春艸數華面皺皮裂許語淌室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也南郡地煖以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然在兄大亦有小苦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亦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去胸中一苦也民俗朴

鄙酒甜而濁酸澁之態見於莚宴二苦也歌兒皆青陽過江字眼旣訛音復軋硬三苦也又楚之言酸也愁也其山水所產之人多牢騷不平而其客於斯地者亦多化而爲愁如仲宣子美皆然况才士而多情者也能不爲俗所移耶

與李子髯

尊嫂之變出自意外可傷可傷弟一歲之內三勝併裂其痛尤甚幸爾道力稍堅不至摧殘令姊兒女情深近亦稍覺輕減禪那頗通見典一

室之内所見非焚香面佛即垂髻安禪者世間兒女情態家計生策不唯不到眉亦復不到唇齒間矣終日見人死何以不怕死兄勉之

與江進之廷尉

廷尉之政弟有三快出入無禁賓客到門不訶弟與兄得長聚談一快也酒壇詩社添一素心友二快也暇時便可從吏究竟無生失官得佛兄亦何恨三快也前梅中丞書來云江進之器格如此不免忌者之口寃哉弟謂進之縱不得

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為蚓為龙誰大小箇中事兄勘破已久寧復置胸懷閒哉扇頭詩奇進白肌元骨世人皷鋼已久當與兄併力喚醒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雖曾中時詩之毒然一呼即覺不至如往時詩人被狂酒酖殺尚自以為瓊漿甘露也旅中得謝在杭在彼當不寂寞三弟亟稱在杭胸次爽潔氣味自當投合也兄聞報便當北發携家不從陸為便

答謝在杭司理

三弟盛稱在杭胸懐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来眉目鬚鬚皆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進之才識甚超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一城皆以翛落亦異日一段佳話弟恨兗去不與七賢之數小刻較前稍有增定寄上請教天氣稍温旆旌可北良晤有期不多及

門人　袁𢘿度無涯校梓

吴士冠相如手書

瓶花齋集卷之十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答李元善 郎子嶼

齋頭楊柳青翠若在眼前入春以來醉樹下幾迴同社幾人作詩文幾篇此背弟時時形於夢想者京師此時霜風尚割人地皮枯裂山無寸毛非實貂不得出真辜却好時節也近日與舍

弟日課詩文一篇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忽決雲捲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嘆賞如蛣蜣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為臭穢勿之恤也家兄近作比往大進弟才雖綿薄至於掃時詩之陋習為宋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寃擣鈍賊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寒天無事大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導者導其流似䟽非䟽也廣者推廣其意自為一莊如左氏之春秋易經之太玄也近又著缾史十三

篇餅史者記餅花之目與說如陸羽茶經愚叟
牡丹志之類最為醒目恨無力繕寫弟之近況
止此而已餘非所知故不贅

答毛太初

聞造房房已成否父聞為真哥取親巳行聘否
此間貧士極苦極繁難事奈何聚之一時每思
吾兄吾姊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攣竈倚壁實為
難堪纔得了婚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
一去二來未知何日得脫此苦兩甥從何師何

人能強阿翁前爭索六午全書世間書可讀者甚多專索六子何也賜年尚幼古文且熟讀韓蘇餘不必讀倘志在芹叢妨刻時文看之不盡即韓蘇亦姑可緩也

答王百穀

一窮廣文騎高骨馬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王先生口齒耶殘冬至春燕地特寒屢溫室中如蝟入殼强出拜客鬚眉皆氷手足僵冷被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爲琉璃光如来出世一

室之内墮指裂膚評語謾罵不肖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Ⅸ其樂耶以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既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柰何向鐵園山人道耶不肖往在吴一鶴忽飛来衙齋丹頂長啄狎之甚馴及病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談及亦發談者矣

答梅客生

一春寒甚西直門外柳尚無萌蘖花朝之夕月甚明寒風割目與舍弟閒步東直道上興不可遏遂由北安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冰皮未解一望浩白冷光與月相磨寒氣酸骨趨至崇國寺寂無一人風鈴之聲與猧吠相應答殿上題額及古碑字了了可讀樹上寒鴉栩之不驚以礫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風吼崖陰沙四集擁面疾趨齒牙澁澁有聲為樂未幾苦已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淵井枯條數莖略

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冬間閉門著得廣莊七篇謹呈教

與郝仲輿

同[illegible][illegible]骨為閽者所悞往日見兄無次不苦口言歸雙眉蹙蹙若處鑊湯烈焰中今歸矣弟知兄無太苦惱也楚人有脫公子於門有以馬箠撾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論者以為事公子之法則不可以為非愛公子亦不可今當事者之處兄弟以為楚人之所以事公子也

青山白石何處不可托足此三寸錐予與其用之不果用之論奏孰若用之為我用之泉石也此兄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已矣復何恨焉

答沈伯函

荆商之困極矣弟猶記少年過沙市時賈廛如沸諸大商巨賈鮮衣怒馬來往平康間金錢如丘錦綺如葦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者轉而南畝商者化為遊客羇房與僕之家十室而九而當事者時欲取羨於額外屢盈屢溢

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今兄灼見弊源大破舊習不耗國不厲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時而中官之虜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猒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扎楚人悍而喜亂今又激之噫此天下大可憂事也所望調停其中使餓虎不至於暴横而商賈不至生心者唯在吾兄及當事諸大老耳時事如此將何所托足雖江河爲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客冬閉門著書二種呈教

馮侍郎座主

宏道踈節之罪上通于天入燕以來忽忽一歲

無咫尺之刺通候師門豈非門墻之大罪人哉

或有尊師矜其頑痴置之不齒宏度發可追萬

一之罪不然雖盡無千之衆擊雷門之鼓至於

革縱床毀猶不足以懺罪之毫末也宏岀窜不

效勉就閒冷終年閉門惟以讀書為事至於詩

文間一把筆慨摹擬之流毒悲時論之險狹思

一易其弦轍而才力单弱倡微和寡當今非吾

師誰可就正者近日黃中允輝顧編修天埈李
檢討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辟諸將傾之棟非
一二細木所能支得師一主張時論自定何也
以名與德與言皆足以厭心而奪其所趨也宏
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
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
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
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詩否然亦宏之知己
若此其當師意與否要非宏之所敢必也信筆

縷縷餘甯無忌憚之甚宏私謂若果見罪前此跡節已不勝其誅當從不重科之例若師憫其情之無他而一槩容之雖有狂言亦必在矜恕之列矣小刻七冊荒穢之甚謹呈上求削

龔惟長先生

四月不得家信不知二舅遂有此變賤兄弟聞之悽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電火愁者固愁不得幾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後一着為吃緊餘俱閒事也堝近来於此道稍

知退步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懽喜退得一步即
為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故
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即退也顏氏之學欲
從末由始有学乎退步今尊所居之位即退位
也所行之事即退事也功名能退而不ㄏ念否
見孫能退而不繫心否貪嗔婬綺能退而不作
礙否能退世法即道不能退道即世法冷煖在
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省身要法十二時
中第一捷徑簡易者故不辭縷縷

李龍湖

得丘長孺書知翁結菴白下聞之㴑尚寶亦云南中山水清佳僕亦有卜居之志俟轉部當即圖設近日讀何書有何得意事乞見示平生推服盱江令得作對當知慶幸之甚南中有伴侶矣若爲不南也

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呿自以

為未嘗識字然性不耐靜讀未終帙已呼齊廐馬
促諸年少出遊或逐佳水木躭翫竟日歸而自
責頑鈍如此當何所成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
倦令得訶責或提其耳或敲其頭或搔其鼻須
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罰治之習久漸慣苦讀
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處輒叫號踊躍如渴
鹿之奔泉也曹公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
當知讀書亦是難事求之於今若老禿去華弱
俟其人也去華易解已三脫稿而求精不已生

精神散緩甚伏此老為藥石畢竟舊習難除也

焦弱侯座主

宦途薄惡情態險側可笑無論師不欲聞即弟子亦不欲言之時時於潘雪松處得白下動定知師良慰宏竊謂師少而讀書即發二酉未盡之藏壯而成名即博人間不易得之名老而居山復結世出世大聰慧之侶種種殊勝之事萃諸一身他時縱住逼顯其得意寧復過此知師之决不關懷也宏僻處東城交遊絕跡課士之

暇粗有著述今呈二種求教

又

南中消息久疎不知師近日動定如何宏株守青氈又東城去人遠得一意讀書差易度日稍得轉部便圖改南非獨親傍佳人將亦卜居秦淮為終焉之計宏遊歷多矣山水之清佳人士之朴雅要未有如南中者也

李龍湖

兩通書待者并無一耗豈書皆不達耶聞公結

菴樓霞樓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度夏苦熱耳顧
况詩云已是傷離客仍逢蘄尚祠尚楚人也公
於楚中無緣奈何復與此翁相對天界去城稍
近中多閒地何不卜居於此宏稍轉即圖攺南
與公閒話之期近矣

答陶石簣

盛使来得兄書讀之快人放翁詩弟所甚愛但
闊大處不如歐蘇耳近讀陳同甫集氣魄豪蕩
明允之亞周美成詩文亦可人世間騷人全不

讀書隨聲妄詆欺侮先輩前有詩客謁弟偶見案上所抄歐公詩駭愕久之自悔從前未曾識字弟笑謂真不識字非漫語也廣莊是弟去冬所作秕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為文長吐氣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孫司李久不得報恨恨兄幸令侍者錄一紙送司李虞渠當留意矣

答劉光州

往三弟適吳極口稱兄文藻氣骨柢燕後家兄

語狀尤悉謂兄沉而毅淡於世味而深於名理
南州固多士未有若君家兄弟之拔出者不肖
才不能文而心有所蓄閒一發之於文如雨後
之蛙狂呼累噪聞者或謂之閣閣或謂之鼓吹
然而蛙無是也兄大讀而賞之大約如古人聽
蛙愛驢鳴之類聲情所觸偶爾相關豈真下俚
之語足以暢幽懷而發與心抑兄大過矣遠辱
貺教慚恧之甚風便無恤好音小刻一卷侔緘

馮琢師

尚薄来有小啟通候師門想久入覽數日前於黄中允處見師論詩手牘讀之躍然格外之論非大宗匠誰能先發末季陋習當從此一變矣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宏胸中有懷不敢不吐自以為世道隘矣舍師不言更有誰可言者故敢不避荒謬直

陳膚貝惟師矜其愚而教之令弟先生手標玉
立恨相識未久未足盡其與論家兄弟近作皆
欲請教以還朝在即將而受斥削但不知行李
以何日發宏眼欲穿矣

又

宏寔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
出巳見決不肯從人脚跟轉以故寧今寧俗不
肯拾人一字詞客見者多戟手呵罵唯李龍湖
黃平倩梅客生陶公望顧升伯李𦘕洲諸公稍

見許可自知狂謬數年藏匿不敢妄呈求教既而思之醜新婦無羞阿家之理遂不自量盡出鄙作而師寬其誚責謬加奬藉是頑鈍之質尚可鞭策他日猶得附於李習之張文潛之列也宏之所以躍然喜也近日國事紛紜東山之望朝野共之但時不可為豪傑無從着手真不若在山之樂也

答謝在杭

葡萄園之樂事今未減不意尊兄遂有此晉第

謂此公最嫌人作樂每於世間樂人加意摧折觀兄今歲與舍弟昨歲所遭即可知已世間富貴功名之人恣意儘侈此公殊不見怪獨一一作達之人罰之恐後乃知樂之一字其福倍于功名富貴遠矣吾兄豈以一二俗情上事而遂改弦易轍耶努力自愛無過苦慟

答王繼津大司馬

宏道自為童子即熟伯勛名中懷跂仰如太山喬嶽每念古人如姚宋韓范者既異世不可得

見嘗欲一見當今豪傑耳其高論而目其研千書
巽翁得聞時務之大略與夫觀變應卒之機不
意入任之年正伯居洛之日猶幸與鄒君同籍
徵上緒論略見典刑奈何盛年壯志遂抱宿艸
之痛哀乎此非獨一家之哭實其等之不幸也
當今國是紛紛無所取裁廿道人事不言可知
閔之蘭孫伯胥力方健蓉生切東山之出四夷
懷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蘭
孫手標嶽立後來之隽存初并兄雖去猶存自

當長笑山中何恨哉

答陶石簣

祁君來得書甚快兄既知此事不從悶得便是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屬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尚未得謂之開眼況可謂之入道與平倩近益精進但欠聲地耳併聞

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日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即此便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為大夫哉若不為所難為忍所難忍此即如蜉蝣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

暮頎兄具世外眼勿爲流俗所沉也如何

答王百穀

聞近况甚適又言將有岱宗之遊僕來歲亦將乞假而南或得與杖屨相值亦佳事也江令君每會必劇談近復留心性命長安中得此良友殊不寂寞僕官意甚闌又如作吳令時矣自思口腹無幾身世受用亦無幾安能勞碌事此生乎青瑣雖閒要亦有拜客及不情應答之苦終不若山居之穩貼也涼鞋便可充遠遊屐謹拜

賜憶背吏吳時曾向小平頭言及足下猶復記持不忘王先生真長者也

答顧秀才紹芾

細繹來札具領深旨不肖況味復似去吳令之日羈紲一官如觸籠之禽蓋上之歡如梅陶諸人擲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歡羶趨蠅赴甘宦途如美女如世人之所稔為而又不可得一身騎兩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近日漸學斷肉此亦是學隱居之一端將欲併禁諸欲未免為血

內所使常自諦觀宦情不斷之根寔在於此受用幾何而貪戀如是吁可笑也已然竟亦須斷之試期既迫此是兄未了大債司李書聊為作之恐不能為力耳

答吳觀我編修

朗目不能不朗居士之目何也往日以山河大地為目今以音聲語言為目誰謂居士無目乎達磨云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今居士眼如墻壁矣道在何處眼識視心官思功德則一眼浮在

面心居內園為根是同衆世多緣眼人而不關有無心者何也若使無心是道則無眼亦道居士已得一根休復矣若眼光盡是瞎不是道則思慮盡者是真瞎其心者也眼不可瞎而心獨可瞎與達磨之言不知又當作何理會也如云墻壁言入道非言道體達磨直指人心者胡迂曲若此道若可入是門非道若言入門是從門入豈是家珍望居士詳悉指示

陶石簣

鄉僧某叅學頗力特來雲棲受戒更叅禮大居
士求差別智願石簣以錢塘江為口秦望山為
拂子為渠點破

李龍湖

白下人來云翁已去京更不知住何地有人云
住通州老年旅泊未得所依世界真無友朋與
何托足之無所也世人學道日進而僕日退近
益學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棄栢曰
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

即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歷見
惑人所謂驢橛馬椿者也今叢林中如臨濟雲
門諸宗皆已燕沒獨牛山道場自唐以来不壞
由此觀之果䏻偏而執圓耶淨土决愛看着多
然白業之本戒為津梁望翁以語言三昧發明
持戒因緣僕當募剞劂布此救世之良藥利生
之首事也幸勿以僕為下劣而擯斥之

答陳正甫

學道人得一疑情如得一珍寶何也未有疑而

不破破而不悟者但恐疑情輕微拈起便有不
拈便無今日見此子道理明日又見此子道理
則轉疑轉不悟耳弟輩往時逆人情說汪公便
道是戲今來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正此是汪
公我執未化耳根不聰耳弟謂入頭不如兄者
正在此處然弟輩往時實是擔板古人云行起
解絕弟輩未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聲臭之
圓頓而不知洒掃應對之皆圓頓也弟近日頗
學下下根行一切煩碎等事力可能者斷斷行

之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不得卅卅過目爲有可以切摩弟者望不惜苦口太原舅頗留心學問恐體面崇高不暇談及極感相待之厚更望有以植之

家報

四舅來聞大人及一家眷屬俱皈心白業此人間第一希有事要知子孫淵前紆朱拖紫未足爲難唯信此一事是難之難者專持名字有甚麼難而人自生疑阻蓋此等出世大富貴天自

不肯輕易與人也然欲學此事亦須堅行善法所謂善法者謂如利濟忍耐等事也蓋學道須先除我相慳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我故慳貪若利濟則克却慳貪之我也人以我故忿嫉若忍耐則克却忿嫉之我也究竟到聖佛亦只是無我豈尼言四絕而終之以無我是儒家亦先度我也金剛經言四相而始之以無我是諸佛亦只度得我也我之為我其相甚粗而究竟到極微極細處聖佛妄之故曰絕曰無學人習

之故曰克曰度令人不違此理故將濟人利物皆看作小事噫孰知現前小事便是作聖作佛大解脫之場哉寄来十疑論一册望細心看閒時講與太毋聽大人具出世知見當不以此為迂也

答無念

所云意識行不得一着子不知念禪如何受用世間未有名聞利養心不除煩惱火焰熾然而可云意識行不得者也夫貪嗔識也貪嗔不行

即是意識行不得也莫錯認也生輩從前亦坐此病望公刻却且將起信智度二論理會一番方知近時老宿去此事尚遠遠在鄧公雖未必證悟然一生修行當亦不至墮落若生與公全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為泥犁種子無疑此時但當慟哭懺悔而已公今影響禪門公案作兒戲語向謂公進不知乃墮落至此耶公如退步知非發大猛勇願與公同結淨侶若依前只是舊時人願公[illegible]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戲論無益矣汾

州普說一紙寄上幸細心看

答陶石簣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却初心也此道甚大今人略得路便云了事此實可笑如村閭百姓不曾見考童生考秀才及入場屋得儁等事但見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狀元遂謂及第如此之易鄰生希冀雖三尺童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參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

行久久爲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等
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
磨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
師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
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與書與近時毛道
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
者始則陽明以儒而濫禪旣則谿渠諸人以禪
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汩没世情之中以爲不礙
而禪遂爲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

之見以為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為無忌憚之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海門居士于此事亦有入處第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若復自以為足則尚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千里先儒一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往有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選先儒書第已見之要之無見道聖人之門閾尚未夢見况其與者近讀穠花閑種閑種〻奇特事可疑甚多若是表法則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張

大之與假門弟飾虛詞者何異棗栢論華嚴宗
旨一切俱以為表其中若文殊普賢等皆以為
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事謂之表耶抑無
是事耶棗栢又云古來聖賢如仲尼顏淵等皆
是表法實無是人是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
論語記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耶抑可謂之無
耶兄試為弟通之幸勿以相似言語巧作和會
也西方
幸詳之

入弟殘冬所著恐尚有不親切處
月入盤山東南無此奇觀西方

目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

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

答黃無淨祠部

弟往在邸嘗語伯修曰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今日弔同鄉明日弔同年又明日弔其大老鬼多於人哭倍於賀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歸及謇策身心事蓋深慮朝露之無常石火之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然伯修有

甚深慧中瞻當得自由但未盡漏人未免添一番苦耳以弟觀之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途有分資粮早辦便為得計去之遲速可勿論也後事賴諸長兄得辦雖復骨肉何以加此弟將以仲春前後迎至三輔水道迂緩從陸程為便訃至之日家祖母遂亦長逝此情可知臨書莽莽不文不次